



談婆耆尊者的自懺

(未完)

佛陀住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和五百位大比丘度夏安居的時候，仍孜孜不倦地勤行教化，他對比丘們說：

「你們都是我的法子，是由我口中所生，是從法化生的，你們得到了我給予你們的法財，希望你們時時刻刻懷念我說的法，不要違背了，以免我的身、口、心、有可嫌責之事發生。」

佛陀深心地護衛着法子們，比父母的護衛子女要深切千百萬倍。因為法子們若真的違背了佛說的經法，佛陀必然會嫌責他們，一旦行嫌責，就必然有動身、口、心三業，雖然這是三善業，但對佛陀來說，無論其為善、惡，動了身、口、心三業，總是不相宜的。

在那五百位大比丘中，有一位叫「婆耆舍」的尊者，聽了佛陀的囑咐，心內非常感動，他向佛陀說了一首偈：

「十五清淨日，其象五百人。」

①《佛藏傳》(大日本佛教圖書，第一卷，第21頁，東京，第21頁。第21、81頁。
②③④⑤《五志別集·經道誌》(大正藏)第58冊，第8頁。

智 銘

斷除一切結，清淨廣解脫。
不更受諸有，生死已永絕。

所作者已作，得一切漏盡。
五蓋已雲除，拔刺根本愛。
師子無所畏，離一切有餘。」

這首偈等於是在向佛陀作保證，他不但保證自己不會違背佛陀的經法，同時還保證五百位大比丘都不會違背經法而使佛陀有身、口、心等可嫌責之事的發生。

婆耆舍尊者自說了這偈以後，自己非常謹慎，常自我警惕着說：

「當捨樂不樂，及一切貪覺。
於鄰無所作，離染名比丘。
於欲覺悟者，彼處不復染。
如是不染著，是則為牟尼。」

一位受了佛陀這麼叮嚀囑咐，同時又能自我警惕謹慎修持的大比丘，面當真正可染之事的時候，竟仍然起了染心。有一次，婆耆舍尊者隨同阿難尊者前往舍衛城行乞的時候，在街上看見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，婆耆舍尊貪欲之心忽然生起，對那美麗的女人想入非非。當然他的心頓生惱苦，惱苦一生，他就發覺自己的心已生貪染了，非常懺悔地請求阿難尊者為他滅去心頭貪欲之火。他說：

「貪欲所覆故，熾然燒我心。

今尊者阿難，為我滅貪火。

慈心哀愍故，方便為我說。」

阿難尊者知道婆耆舍尊者因為見到了美女而生貪欲，心內非常惱苦，就對婆耆舍尊者說：

「以彼顛倒想，熾然燒其心。

遠離於淨想，長養貪欲者。

當修不淨觀，常一心正受。

速滅貪欲火，莫令燒其心。

諦觀察其行，苦空非有我。

繫念正觀身，多修習離厭。

修習於無相，滅除憍慢使。

得慢無間等，究竟於苦邊。」

阿難尊者的教導，婆耆舍尊者非常感激地信受了。可是，當佛陀住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精舍的時候，有位長者邀請佛陀和所有的比丘僧去他家受供，佛陀接受了。受供的那天，剛好輪到婆耆舍尊者值日，他必須留守精舍，不能隨佛陀去受供。佛陀乃請長者派人送一份食物去精舍供養婆耆舍尊者。那時候，長者家有好幾位年少的婦女從聚落走了出來，去到精舍向婆耆舍尊者行供養。婆耆舍尊者看到這麼多美麗的少女，個個形貌端正，他的貪欲之火又頓然地出生了，使他又陷入惱苦之中。他的心一生惱

苦，就立刻警覺了，心內自責着說：

「我今天得到的是不利，沒有得到利，我今天得的是苦而不是樂。見了美麗少女而生貪欲，應該趕快起厭離之心。」

他這樣經過一番自責、自懺以後，就以偈來表示自己的厭離之心，偈說：

「我已得出離，非家而出家。

今欲隨逐我，如牛念他苗。

當如大將子，大力執強弓。

能破彼重陣，一人摧伏千。

正使無量數，欲來欺惑我。

如是等惡魔，莫能見於我。」

他這樣經過一番的自責、自懺、厭離之後，將那外放了的心又收了回來，稍得安心。婆耆舍尊者可說是位很聰明的人。但聰明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缺點，那就是容易生貢高我慢之心，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，婆耆舍尊者也不例外。有一次，他自以為智慧既高而又能說善道，憍慢之心油然而生，憍慢心一起，不無得意忘形，這時候的他雖然有點自我陶醉之樂，但此樂是由苦而生，他立刻警覺了，心內又在自責着：

「我今天得的是不利，沒有得到利；我今天得的是苦而不是樂。我自以為為智慧，對其他真正智慧又能持梵行的人生起輕慢心，這輕慢心是苦，應該厭離。」

於是，他就以偈自厭地說：

「莫起慢覺想，莫退生疑悔。

莫隱覆於他，泥犁殺慢隨。

正受能除憂，見道住正道。

斷一切諸慢，起一切明處。

正念於三明，神足他心智。」

（下轉第25頁）

若有共相瞋諍者，說如是法：

「諸衆生：莫共相瞋，瞋亂心人，不順善法，汝等今共相瞋亂心，或墮地獄，若餓鬼、畜生中，以是故，汝等不應生一念瞋恚心。何況多？」

爲懈怠者說法，令得精進；散亂衆生，令得禪定；愚癡衆生，令得智慧，亦如是。行姪者，令觀不淨，瞋恚者，令現慈心；愚癡衆生，令觀十二因緣，行非道衆生，令入正道，所謂聲聞道、辟支佛道、佛道。

又，爲是等衆生說如是法：

「汝等所着，是法性空，空性法中不可得著，不着相是空相。」

佛陀特別提醒須菩提說：

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住神通波羅蜜中，爲衆生作利益。菩薩若遠離神通，不能隨衆生意說善法。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應起神通。譬如鳥無翅不能高翔，菩薩無神通，不能隨意教化衆生。」

由以上的說法中，即知菩薩摩訶薩，必須修具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成就以後，即知諸法皆空。菩薩住於空性中，上則修觀十方恆河沙等諸佛國土，供養諸佛，聞諸佛說法，於諸佛所種諸善根，但菩薩觀諸國土空、諸佛空、供養功德空、聞佛說法空，種諸善根空，因一切法皆空所以不着諸法。又菩薩住空性中，行諸神通，饒益衆生，但菩薩觀衆生空，觀饒益功德空，因一切皆空，故不着衆生相、不着功德相。菩薩於空性中度衆生，一無所著，故是行白淨法，一無所染。

(完)

(上接第35頁「談婆耆舍尊者的自憊」)

他這樣自憊而於我慢生厭離以後，就覺得心安而清淨了些。

婆耆舍尊者在每一次心生貪欲、我慢的時候，由於及時自責、自憊、生悔、生厭，惡心初起，即予除滅，故常能精進，不自放逸，專修自業的結果，逮得了三明。所謂三明者，就是

宿命明：能知自身及他身宿世的生死相。

天眼明：能知自身及他身未來世的生死相。

漏盡明：能知現在的苦相，成就了斷一切煩惱的智慧。

婆耆舍尊者既逮得了三明，心生歡喜，乃以偈讚歎三明說：

「本欲心狂惑，聚落及家家。

遊行遇見佛，授我殊勝法。

瞿曇哀愍故，爲我說正法。

聞法得淨信，捨非家出家。

聞彼說法已，正住於法教。

逮得於三明，於佛教已作。

苦苦及苦因，苦滅盡作證。

八聖離苦道，安樂趣涅槃。」

婆耆舍尊者最後趣入了涅槃，在他出家以後，犯過許多次的過錯，可喜的是他能很快地自我覺醒、自責、自憊，對所生貪欲、我慢即生厭離，他的過犯還沒有使佛陀有身、口、意嫌責之事發生，也沒有使自己陷溺至無以自拔的境地。這完全要歸功於他自己能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，將那方生的貪欲、我慢予以遏制，最後逮得了三明之利。在這末法時期，佛弟子能自責、自憊，於貪染生厭離之心的人，實在太少了，婆耆舍尊者的所行，實在可以作爲典範。

註：文中所錄的偈文是節錄，因原偈很長，故擇重要的偈句摘錄下來，以作爲修習的參考。